

全球智库半月谈

特朗普让人重新思考现有全球贸易体系

全球经济风险前瞻

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端交给 WTO 的危险

热钱：中国资本管制的真正意义

中国不再操纵人民币

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否崩溃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司丹

谢晨月

杨茜

伊林甸甸

张舜栋

朱子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特朗普让人重新思考现有全球贸易体系 6

导读：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在实践中可能并不如他在竞选演讲中所宣称的那样激进。他的当选为解决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缺陷提供了机会。本文认为，与其担心特朗普可能打破全球贸易体系，不如把这看做一个重新思考现有贸易体系的机会。

特朗普或将亚太经济领导权拱手让人 8

导读：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多次宣称自己在当选后将废除 TPP 协定。作者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而 TPP 协定对于美国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要取消 TPP，那等于把美国在亚太经济事务上的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全球经济风险前瞻 11

导读：本文采用访谈的形式，讲述了三位学者对当前全球经济的表现，未来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贸易协议未来的前景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进口商同时也是出口商：关税会损害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公司 . 14

导读：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征收关税的方法打击进口企业。问题是，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可能是同一批企业，因此征收关税很难在不影响美国出口商的同时惩罚进口商。

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端交给 WTO 的危险 16

导读：由于美国和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已向 WTO 提起申诉。乍看下，这似乎传递了积极信号，为磋商打开机会窗口。然而，这一争端只是当前中美紧张态势的表现之一，将仲裁权交给 WTO 也面临着很大风险。美国与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一个更大的平台，以便与中国就更大范围问题进行谈判。

全球治理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在国际机构中扮演领导角色？
..... 19

导读：正如过去其他美国领导人一样，特朗普政府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构是否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实现目标表示怀疑。近年来，美国不断减少对这些机构的支持。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将面临如何处理与拉加德女士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

聚焦中国

热钱：中国资本管制的真正意义 21

导读：人民币汇率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本文针对人民币汇率提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可能采取的四种资本管制举措，并分析了每种措施的利弊，提出了可能的两种方式。

中国需要尽快解决企业债务问题 23

导读：针对中国高企的企业债务问题，IMF 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顶层、支持性政策建议，顶层设计包括确认、分担损失，改变预算软约束，支持性政策包括改变原有法律体系、扩大社会保障、减少垄断、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能力。

战略观察**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25

导读：本文采取访谈的形式，三位学者分别就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影响，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长期态度，关于朝鲜半岛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习近平主席的执政理念和中美关系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否崩溃 28

导读：本文认为，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是美国人民的能力和意志力，而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改变这一基础。然而，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国际安全联盟建设来看，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远未崩溃。

本期智库介绍 30

特朗普让人重新思考现有全球贸易体系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在实践中可能并不如他在竞选演讲中所宣称的那样激进。他的当选为解决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缺陷提供了机会。本文认为，与其担心特朗普可能打破全球贸易体系，不如把这看做一个重新思考现有贸易体系的机会。编译如下：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Donald Trump），美国的贸易政策看起来似乎与过去七十年非常不同——过去七十年间，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连续参与并领导全球贸易自由化倡议。如果这位总统当选人兑现他在竞选演讲中对贸易政策的承诺，美国经济将遭受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得不放弃其塑造全球贸易体系的角色。

然而恐慌是不必要的。一旦特朗普入主白宫，竞选演讲时的那些说辞很可能被他忘之脑后。特朗普可能会调整他的政策提议，因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中部分人仍然支持自由贸易。他也有可能受他的团队压制，但这取决于谁的意见最能引起总统的注意：是过去支持自由贸易协定的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或是现在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过渡小组的贸易咨询顾问之一丹·迪米科（Dan DiMicco）。

那么特朗普当任总统对贸易实际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不太可能实现他那些极端的计划，例如使美国脱离世界贸易组织。但他将领导一个更加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专注于解决贸易赤字问题，特别关注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特朗普可能提高对这两个国家的进口关税，但税率将低于拟定的 45% 和 35%。对于中国，特朗普可能会针对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提出贸易案例，并调查所谓的货币操纵（即使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不再被低估）。

鉴于竞选演讲中多次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必须处理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关系。这是否意味着重新谈判，仍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特朗普不会推进大范围区域贸易协定，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美国—欧盟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也并不是贸易世界的末日。特朗普将重心放在与单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一个这样的潜在双边贸易协议可能是美英贸易协定，尽管有现任总统的预言，特朗普和他的顾问还是将此视为重中之重。

重新思考现有贸易框架

特朗普不完全反对自由贸易，这本身就是希望。此外还有另一线希望存在——特朗普指出了对当前贸易体系的一些有效关注。他的当选给解决这些缺陷提供了机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确实需要更新了。该协议于 1994 年生效——在互联网兴起之前。因此，纳入保护数位版权的规定可以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加现代化，并将其范围扩大到涵盖二十一世纪的经济问题。此外，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没有被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被纳入了薄弱而不强制执行的补充协议。通过更好地解决劳动和环境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得到显著完善。

特朗普将致力于解决不公平竞争，并更加谨慎地执行现有的贸易协议。这是另一个重要并合法的问题，而且可以与欧洲盟国一起解决。欧盟委员会最近提出重新设计和更新贸易防御工具，理由是一些 WTO 国家存在非市场经济实践和国家干预，例如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伤害到国内工业。如果没有美国或欧盟等主要国家采取行动，中国将不会有改革其扭曲政策的动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中的国家间信任要求现有贸易协定得到适当且公平的执行。

特朗普当选总统使得受到贸易负面影响的一部分群体的补偿需求更加突出。他的胜利部分归功于那些经济焦虑和被全球化所遗忘的选民的支持。我们确实需要更好的机制来缓解全球化失利者所遭受的打击。在美国，贸易调整援助资金不足、效率低下。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补偿由于贸易而失业的工人，并为他们提供重新就业的技能培训。这种为受自由贸易伤害的群体提供援助的考虑可为未来奠定基础。一旦当前的反贸易情绪波动消退，新的贸易协定即可达成，从而不会让这么多公民感到遗憾。

总而言之，与其担心特朗普如何可能打破全球贸易体系，不如把这看做一个重新思考现有贸易体系的机会。

本文原题为“Beneath the Bluster, Trump Offers the Chance to Rethink Trade”。本文作者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为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地缘经济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或将亚太经济领导权拱手让人

Doug Bandow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多次宣称自己在当选后将废除 TPP 协定。作者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而 TPP 协定对于美国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要取消 TPP，那等于把美国在亚太经济事务上的领导地位让给中国。编译如下：

当选总统特朗普向来以敌视反对国际贸易闻名，他曾无数次呼吁要求撤销 TPP 协议。然而，这种举动无疑将会导致中国攫取亚洲的经济事务领导权，并最终危及到特朗普“令美国再次伟大”的大业。

贸易对美国而言大有裨益。国际贸易不仅仅使那些从美国国内向外出口服务和商品的企业主获利，也会使美国国内的消费者获得好处。众所周知，美国国内市场巨大，而全世界 95% 的人口和 80% 规模的经济都在美国之外，显而易见，正是国际贸易使得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得以被满足。

对于美国的低收入家庭而言，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两者使得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大为降低，帮助低收入家庭降低了生活成本。正如古德曼研究所的约翰·古德曼所总结的那样：“自由贸易最大的赢家恰恰就是美国国内收入水平处于后 50% 的那些人。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真实收入水平和价格因素，美国国内半个世纪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实际上是在缩小的，这恰恰要归功于国际贸易！”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大多数人获利，但国际贸易确实伤害到了一部分美国工人，甚至使他们丢掉了工作。这些人必然对现状不满，而美国社会也需要倾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应该被这些人的意见所绑架，并且走上反自由贸易的邪路。

根据 NBER 最近的一项研究，自 21 世纪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流失的 5600 多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中，仅有 13% 是由国际贸易所导致的。制造业日益完善的工业自动化和越来越高的生产力才是大多数工作流失的原因，显然，这样的趋势是全球性的，而特朗普本人对此也无能为力。

近年来，WTO 推动的一系列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基本宣告搁浅。在这一大背景下，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例如 TPP，开始成为新的潮流。TPP 将会把 12 个区域内国家紧密相连，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总和的 40%。正如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一样，TPP 也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贸易环境。但是，TPP 有望削减成员国内总计超过 18000 个关税项目，降低贸易壁垒，并且营造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TPP 还有利于促进成员国内商业繁

荣。而这显然对美国大为有利，因为美国本身的贸易壁垒就很低了。可见，美国国内 TPP 的受益者规模将大大超过因 TPP 而受损的人。

此外，如果特朗普政府废除 TPP，美国也将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TPP 成员国的一些领导人，如日本的安倍晋三，为 TPP 在其国内的通过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成本。如今美国政府突然“背叛” TPP，那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日后为什么还要在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立场呢？

更糟糕的是，美国在贸易领域上的退却意味着亚洲各国的经济向中国门户大开。显然，中国对此的反应一定是大喜过望，开心地在美国手中接过国际贸易秩序的大旗。美国贸易代表迈克·福罗曼就警告说：“（如果美国撤回 TPP）我们将成为全世界唯一掉队的旁观者，因为其他国家都在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大步向前。”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经济依然更具活力，更加透明，并且久经考验。美国的体制使得投资者和商人受益于法治、民主和透明的政策环境。但是，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亚洲的贸易体系中获益不少。举例来说，韩国虽然是美国坚定的盟国，但中韩贸易的规模比韩美、韩日贸易的总和还要大。

此外，北京还在积极推进由中国主导的自贸协定。在环太平洋峰会上，习近平向与会的商界领袖表示：“中国非但不会关闭对外交往的大门，反而会更加开放。”这无异于特朗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已经与 TPP 的一些签约国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而北京也在试图建立一个以东盟国家为主，预期将有超过 16 个成员国参与的自贸区。这些成员国有不少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却不在其中。

中国意图在亚太地区建立由中国主导的自贸区，此事的意义可谓是非同小可。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可以自由选择自贸区的成员国，还意味着中国将在亚太地区——这个全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区域倡导有利于自己的贸易规则。显然，这对于美国而言绝非好事。

更糟糕的是，尽管这一区域内美国的盟友众多，但他们依然可能选择与中国为伍。新西兰总理最近就美国在 TPP 问题上的态度评论说：“特朗普必须明白，即便美国不愿意参与自由贸易，也总会有别的国家愿意。”澳大利亚外长也表示：“不排除加入其它自贸协定的可能性。”这番言论主要指的是中国主导的 FTAAP 和 RCEP。

马来西亚和越南都已经明确表示对 RCEP 非常感兴趣，而秘鲁则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放弃 TPP，那秘鲁可能加入由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的自贸体系。

在美国国内，也有企业持相似的立场，因为美国的企业不可能把自己封锁在成本高企的本土。“我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有三分之二最终销往其他国家”通用

电气总裁约翰·G·莱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我们会考虑扩大在中国的工厂规模。”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毋庸置疑，威胁取消 TPP 将对美国造成严重的损失。如今，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在诸多问题上缓和了他作为候选人时的立场，那么，就像其他特朗普以前所提出的惊人之语，撤回 TPP 的言论也应该被扔到垃圾箱里去。如果特朗普真的希望让美国重新伟大，那他首先就必须让美国的国际贸易重新自由起来。

本文原题为“Donald Trump’s Foolish Plan to Hand Asian Economic Leadership to China”。
本文作者 Doug Bandow 曾任里根总统的特别顾问，现为 CATO（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经济风险前瞻

Heather A. Conley, Matthew P. Goodman 和 Scott Miller/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本文采用访谈的形式，讲述了三位学者对当前全球经济的表现，未来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贸易协议未来的前景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编译如下：

GLOBAL FORECAST (GF):全球金融危机过去了 8 年，让我们看看当前的处境。西方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表现如何？未来的几年又会如何表现？

GOODMAN: 当前全球经济表现不尽如意，自 2008 年以后，全球 GDP 平均增速在 3% 左右。但全球债务/GDP 比每年上升将近 10%，贸易增速每年 2% 多一点。美国的就业率虽然稳健上升，但考虑通胀因素后的平均工资才刚刚超过 1996 年水平。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治不确定以及科技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商业投资萎靡不振。

SCOTT MILLER: 大多数的预测机构认为全球增速将保持在 3% 到 3.5% 之间，美国在未来两年仍以大概 2% 的速度增长。在缺乏大量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下，缓慢增长总比停滞要好。

GOODMAN: 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更加稳健，但不够强劲，可持续性弱。中国经济可能继续结构性下滑。印度即使能保持 7% 的增速，也并不能驱动全球经济增长。

CONLEY: 欧洲依然面临着高债务，疲软增长以及脆弱的银行业等问题。在 2015 年末，5 个欧洲国家的债务/GDP 超过 105%。此外，欧洲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风险，脱欧情绪不断升级。

GF: 当前环境下，政策制定者需要警惕哪些主要风险？我们的经济会逆转吗，有没有低估的优势？

GOODMAN: 好的消息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采取很多措施解决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但我们并不能认为风险已经解决。其中一个风险是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错误，美国需要谨慎加息，欧洲和日本需要避免过快的削减政府开支。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欧洲需要解决脆弱的银行业问题，以免遭受外部冲击。中国需要解决巨量的企业债以及产能过剩问题，以免陷入日本那样“失去的十年”的困境。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难重重，但最需要解决的是阻碍今天增长和可能导致未来危机的结构性约束。

CONLEY: 欧洲存在大量的风险。银行部门与政府联系过于紧密，高主权债务，高失业率，潜在的人口危机以及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但欧洲还

有一些低估的潜在优势。出口驱动的德国经济依然表现良好。欧洲有很好的民主环境以及法律体系，全球信赖的商品和服务，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受欢迎的投资环境。

MILLER: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面临着更多的经济下行风险。美国这次的经济扩张长达 90 个月，二战之前的经济复苏平均是 56 个月，通胀也在慢慢抬头，利率一直保持在低位。自 2008 年之后，美国的主权债务急剧上升，债务负担对其它财政措施产生了挤出效应。但美国的的税收改革会刺激资本的形成以及增长率的上升。

GF: 民粹主义认为全球化的贸易导致了商业和收入的不平等。未来的贸易议程会是如何？如何避免关税战？G7 应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

MILLER: 贸易保护主义者强烈反对政治领导决策的错误。但是当前的混乱格局主要由于科技迟滞不前导致的，领导人应该意识到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的环境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导致今天跨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主要推动力是科技进步，而非政策，更不是贸易。让人欣慰的是，大部分的美国人逐渐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问卷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贸易协议。毫无疑问，面对新的环境采取新的措施需要时间和精力，但领导人需要尽快执行。

GOODMAN: 贸易已经成为对经济社会不满的替罪羊。像科技进步一样，贸易的开放为经济带来了广泛和实质性的好处。但是，贸易确实会恶化一部分人的收入，增大社会的收入失衡。政府对此没有进行详细的沟通和说明。重建支持贸易协议需要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经济竞争力，鼓励创新，同时还要对部分工人和企业进行补贴。

CONLEY: 欧洲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公众焦虑就是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民粹主义者有效的利用这种渠道，企图破坏任何在国际贸易和国内政策之间的协调。七国集团必须创建政策空间使“爱国者”和“全球化支持者”并存。这意味着爱国主义将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全球化经济中变得更加成功，通过开展业务和贸易协定谈判使该国可以更好的适应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和发展。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GF: 美国领导起到多大作用？你们如何看待“美国总统对全球经济，欧洲政治以及全球的民粹主义不会产生影响”的看法？

GOODMAN: 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美国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主要来源，在鼓励促进经济增长和建设全球经济秩序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 G20 会议上，大多数国家扮演着被动的角色，等待美国提出行动方针。华盛顿当然并不总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没有美国的领导，全球经济秩序将会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可预测。

MILLER: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全球化浪潮是建立在美国的科技，政治以及军事领导的基础上的。它的扩张受益于美国及其联盟的经济体系结构。成百上千万人因此摆脱贫困，我们变得更加开放，制度更加完善。全球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凭借聪明才智和公平竞争找到互利互惠的工作方式，形势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CONLEY: 作为西方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必须带头恢复失去的信心。强大的美国经济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美国当局的成功，会给其它国家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帮助他们克服危机。西方的信心可以恢复，但目前，民粹主义和焦虑的使西方的信心正在退却。

本文原题为“[What global economic risks do we face?](#)”。本文作者 Heather A. Conley 是 CSIS 欧洲项目的高级副总裁，Matthew P. Goodman 为 CSIS 亚太经济的高级顾问，和 Scott Miller 为 CSIS 国际经济的高级顾问。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进口商同时也是出口商：关税会损害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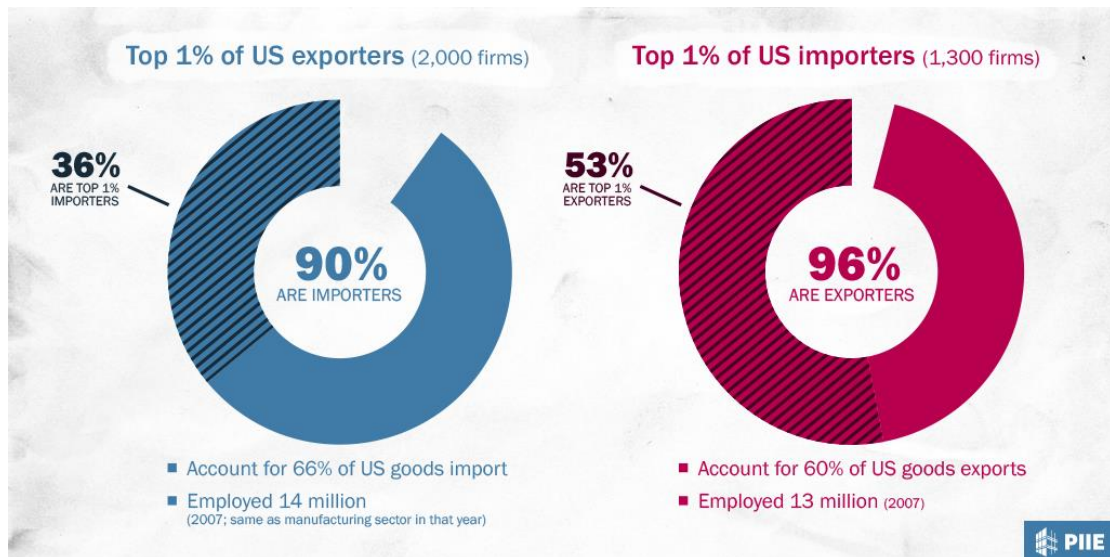
J. Bradford Jensen/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征收关税的方法打击进口企业。问题是，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可能是同一批企业，因此征收关税很难在不影响美国出口商的同时惩罚进口商。编译如下：

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找办法惩罚那些将工作外包到海外的公司，并且似乎正在考虑增加进口商品的关税。

尽管惩罚进口企业、帮助出口企业的公司看似是个好主意，但事实上，大多数出口商，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出口商，同时也是进口商。（同样，大多数最大的进口商都是大出口商。）因此，只惩罚进口商而不伤害美国的大出口商是做不到的。

图 1



下面的数字说明了这一点（如图 1）：

排名前 1% 的出口商（约 2000 家公司）：

- 90%是进口商
- 36%是进口商中排名前 1%的企业
- 共占到美国商品进口量的 66%
- 在 2007 雇用了大约 1400 万人

排名前 1% 的进口商（约 1300 家公司）：

- 96%是出口商
- 53%也是排名前 1%的出口商
- 共占到美国商品出口额的 60%

- 在 2007 雇用了近 1300 万人

伯纳德和延森等人在论文中提供了一个进出口之间紧密关系的解释。首先，公司开始进口和出口的成本很高，因为每一项都需要付出努力和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只有生产力最高的那些公司才会从事进口或出口。

一旦企业开始进口，它就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使出口成为可能。同样，出口增加了公司的收入，这使公司进口也成为可能。企业的这两方面行为交织在一起，都会由于更高的关税成本而受到损害。

当企业的各方面决定相互依赖时，小幅降低贸易成本（如削减关税等）会有放大对贸易流动的效应，他们诱使企业服务更多的市场、在每个市场出口更多产品、增加每种产品的出产量、从更多的国家寻求中间投入和从每个来源国进口更多中间产品。

但这个过程也可能会反过来。因此，限制进口的政策，如关税，也许旨在帮助国内的企业，但最终可能伤害这个国家最成功的生产商——对他们来说，进口是出口的一部分，并且是其整体业务战略的核心支柱。

结论

“出口是好的、进口是坏的”的普遍观点从根本上是一种误导。进出口是不可分的，这是获得最好的、最低成本投入（无论它们在哪里生产）的方法，能使企业专注于他们最好的产品。增加进口成本将会损害本国最具竞争力的公司。

本文原题为“Importers are Exporters: Tariffs Would Hurt Our Most Competitive Firms”。本文作者是 J. Bradford Jensen，他是乔治城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端交给 WTO 的危险

Chad P. Bow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由于美国和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已向 WTO 提起申诉。乍看下，这似乎传递了积极信号，为磋商打开机会窗口。然而，这一争端只是当前中美紧张态势的表现之一，将仲裁权交给 WTO 也面临着很大风险。美国与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寻求一个更大的平台，以便与中国就更大范围问题进行谈判。编译如下：

上周，由于美国和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在 WTO 规则下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给他们带来了正式的法律挑战。中国目前的“非市场经济”身份允许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使用一项特殊的关税，以便在反倾销案件中阻止低价商品的进口。不过与媒体最初报道的贸易战争相反，中国的 WTO 行动至少在短期内向主要国家之间黯淡的贸易关系发出了积极信号。

但长期而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决定向 WTO 正式提出申诉的决定也开始倒计时。美国和欧盟必须找到另一个论坛，以便就更大的一揽子经济问题创造性地与中国进行综合谈判。

乍看之下，中国引发 WTO 争端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个好现象。首先，它在美国政府变更期间带领市场经济走出危机模式。WTO 争端的解决至少需要三年。中国的争端为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喘息空间，以便了解美国全方位的贸易问题并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其次，中国向 WTO 市场经济地位的转变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需要一个高度脚本化、合法化的过程。虽然媒体习惯于把正式的 WTO 法律挑战视为贸易战升级，但这显然是错误的。贸易战以 1930 年代一国关闭贸易、贸易伙伴采取报复行为作为典范，而大部分 WTO 争端，包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案例，导致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中国试图通过这一争端的解决来移除旧的贸易壁垒而非强加新的，中国正寻求扩大贸易而非收缩。毕竟，WTO 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停止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内在设计。

试想，如果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这场法律战争中输了，但受本国棘手的政治问题而无法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届时，WTO 或将授予中国贸易报复的权利以对其“补偿”，报复水平受 WTO 规制，如限定在美国和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其造成的出口收入损失的范围内。不过，大多数 WTO 争端并不以报复作为结局。迄今为止的 500 多个案件中，WTO 授权报复的不到 15 个，真正实施报复的国家更少。

在 WTO 规则下，美国和欧盟已经经历过报复和反报复的政治过程，但中国并没有类似经历。这一迹象比 WTO 争端本身更令人担忧。当天，中国宣布正式申诉，有报道称，中国将对通用汽车(GM)进行反垄断制裁，因其涉嫌操纵价格。

当周晚些时候，中国军队在中国南海捕捉到美国海军的水下无人机，这需要外交干预来平息紧张局势。有人怀疑，中国的这些行动是否超越了市场经济地位，因而报复可能发生在 WTO 以外的领域？

对通用公司操纵价格的控告呼应了早期中国的一项举动。为了表达对美国贸易政策的不满，2009 年中国对包括通用公司在内的美国出口汽车实施贸易限制，随后被 WTO 认定违法。这只是 2009-2011 年间中国针对美国和欧盟一系列报复性贸易限制举措之一，影响了美国的家禽、特种钢和光纤出口，以及欧盟的螺丝、螺栓和 x 光设备出口。

市场经济地位争端只是当前中美关系紧张态势的表现之一，正确阐释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最近对通用公司和无人机的行动可能与贸易关系不大，更多关乎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特朗普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不过，有一个教训是显然的：发送 WTO 规则以外的贸易政策信号很容易被误解，可能造成严重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然而，中国将市场经济争端交给 WTO 的做法面临很大的下行风险。这一法律纠纷使中国担心，在贸易伙伴利用反倾销法案和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约 7% 的出口将受到影响。WTO 很可能被迫忽视“房间里的大象”：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市场经济身份的转变。

尽管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在市场导向方面已有显著进步，但许多贸易伙伴仍因中国并未限制政府直接介入钢铁、铝等行业而困扰。此外，华盛顿一直在关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参与经济决策的性质的变化。中国通过间接补贴的新策略继续干预着经济结果，并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然而，在 WTO 现行规则下，这些补贴很难被发现、度量和约束。在中国并未就额外的经济改革做出单方面承诺的情况下，中国、美国和欧盟之间可能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协议。

虽然可持续的政治交易难以实现，因为这需要平衡至少三方面相互冲突的担忧。首先，中国的政治需求是获得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法律所认可的市场经济地位。第二，美国和欧盟可能会继续不时地采用一些符合 WTO 规定的政策，以针对从中国进口的低价产品，比如施加所谓的反补贴税，对中国受间接补贴的产品实施进口限制。第三，WTO 需要明确中国进行更多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并且对恩威并济的做法达成共识：其他 WTO 成员可以帮助中国致力于改革。

中国向 WTO 提出争端的决定尽管为协商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但主要的担心在于，这也引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要寻求一个更大的场合，以便与中国就更大范围的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和欧盟需要更有创意，因为制定新的 WTO 协议往往难以解决正式的 WTO 争端。

本文原题名为 “The Perils of Shifting China's "Market Economy" Dispute to the WTO”。本文作者为 Chad P. Bown,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在国际机构中扮演领导角色？

Edwin M. Truman /文 杨茜/编译

导读：正如过去其他美国领导人一样，特朗普政府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构是否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实现目标表示怀疑。近年来，美国不断减少对这些机构的支持。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将面临如何处理与拉加德女士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编译如下：

法国法庭对克里斯汀·拉加德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的过失和滥用公共资金定罪，这一决定使人们重新关注她目前担任的职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这段时间围绕着 IMF 出现了无数的疑问。这些疑问大多围绕着特朗普政府对 IMF 以及类似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构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对上述这些机构能否帮助其实现“美国第一”的目标表示怀疑，这种态度和许多前任共和党领导人相同。然而当第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时，美国可能会被迫转向现有的国际合作工具，例如 IMF。新政府可能会发现，如果试图拼凑一个联盟，让这个联盟解决其牵涉到的每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这种方式是无效率的，特别是当出现金融危机并且需要美国国会的财政援助时。

事实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最终使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工具来推进其直接目标，但这一事实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在支持机构方面担任领导角色。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继续支持正式和非正式的经济合作机构以解决共同的问题。除了 IMF 外，正式机构还包括多边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非正式机构包括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G20）以及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主持下的一系列集团。这些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美国一直是这些团体中的主导者。

如果特朗普当局拒绝继续支持这些机构的进一步发展，至少美国应该让路，放弃对这些机构的领导并将领导地位交予其他国家。主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强烈支持这些机构，如中国和印度，并且准备取代美国和西欧领导这些机构。

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减少对这些机构的支持。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奥巴马政府用五年时间努力说服美国国会批准 2010 年 G20 会议商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一揽子计划。该计划适度地增加了基金组织的财政资源，并适度的重新分配了投票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离欧洲，走向活跃的新兴经济体。这项批准促使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决定，到 2019 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制定一揽子计

划，实行改革并管理额外的财政资源。特朗普政府必须决定是否为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额外资源，而这一决定可能需要 2020 年美国大选之后的美国国会讨论通过。

一年前的美国立法也在美国对 IMF 的支持方面带来了潜在的毒丸。如果美国打算继续通过其“美国借款新安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美国国会一定会通过提案。但是，“美国借款新安排”中已经承诺，在 2022 年 IMF 重建中，向其提供近 400 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将成为下一届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任总裁的一个挑战，但是，特朗普政府和拉加德女士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决定是否面对这一挑战。

本文原题为“Lagarde, Trump, and the IMF: Waning US Leadership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本文作者 Edwin M. Truma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热钱：中国资本管制的真正意义

Barry Eichengreen /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人民币汇率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本文针对人民币汇率提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可能采取的四项资本管制举措，并分析了每种措施的利弊，提出了可能的两种方式。编译如下：

12 个月前，在 2015 年的十二月，人民币是所有人都挂在嘴边的话题。中国当局调整了交易日初始的货币价格。在这次调整中，他们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 2%，此次调整是技术型的。

不幸的是，中国官员没能准确表达他们的动机。一些观察者担心贬值是经济衰退的序幕，而其他质疑者则怀疑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能力。

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回应则有四种可能。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提高利率，并重组银行来制止借贷。这些举措会使兑换货币更加昂贵。他们也可能果断地结束人民币的下跌。而问题是处于借贷当中的中国企业会更加难熬。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政策制定者会向反对者们投降。假如贬值 30%，并增加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他们会创造出人民币反弹的预期。但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洲会产生负面的反应。

这使得剩下两种中间政策变得可行。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干涉外汇市场，通过用美元储备购买人民币的方式来改变其价格。或者它可以加紧对金融流动的控制，防止资本流出。

在 2016 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以外汇干预来限制人民币贬值。但是在 11 月末，当局宣布他们会收紧资本管制制度。而这并不让人吃惊。外汇市场干预和加紧资本管制是阻止人民币走弱的必经之路。中国官员在第一季度主要依赖干预，是因为早期的控制使他们达成另一政策目标的努力更加复杂，即促进人民币进入世界货币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而这一目标已经在 10 月达成。如果说有令人吃惊的事情，那便是控制的形式，它不针对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却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收紧政策旨在兼并海外公司。他们要求价值 50 亿美元以上的跨国交易，并要求国有企业投资 10 亿美元以上在房地产业。

直到最近，北京依然鼓励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购买外国矿产是保证进口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购买外国商品则是对冲风险的有效方式。

但是，真正让官员们担心的是外国投资缺少理性。一个例子是中国铁矿制造商兼并了一家英国游戏公司和一家好莱坞企业。目前，利率保持低位，流动性则仍保持在两位数。十月的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借贷高达 27%。政策制定者在减弱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干预。中国企业可以自由借贷，所以会寻求海外兼并。

世界经济关于减弱外汇市场干预的基本法则只有在资本管制存在，或者有其它国内外资产无法成为替代品的时候才会生效。所以新政策的正面影响是它可以保证中国人民银行用来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外汇储备不会白费。而负面作用则是如果政策制定者阻止中国与外国流动性的合作，负面效应也会在国内产生，生产力会下降，金融风险则会上升，而那些重整经济远离房地产业的努力也会白费。

本文原题为“Hot Money: The True Meaning of China’s Capital Controls”。本文作者 Barry Eichengreen 为 CIGI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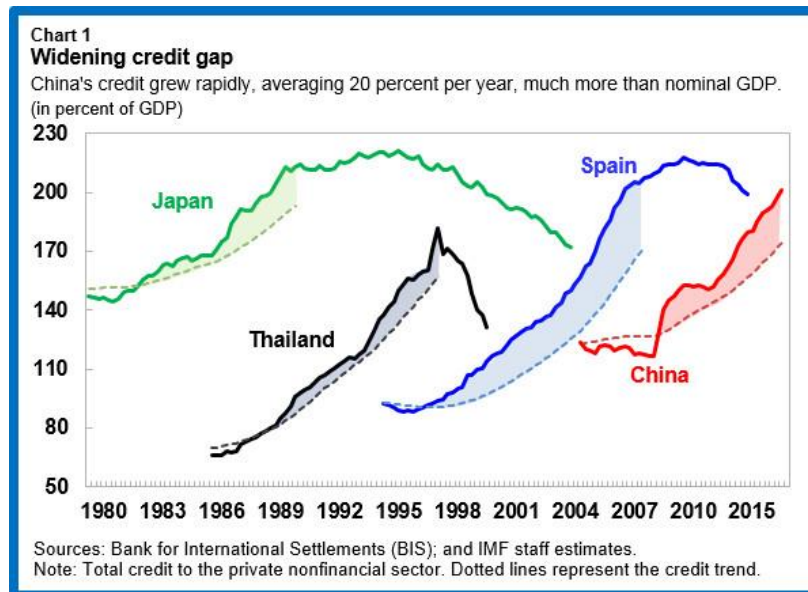
中国需要尽快解决企业债务问题

Joong Shik Kang and Wojciech S. Maliszewski /文 朱子阳/编译

导读：针对中国高企的企业债务问题，IMF 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顶层、支持性政策建议，顶层设计包括确认、分担损失，改变预算软约束，支持性政策包括改变原有法律体系、扩大社会保障、减少垄断、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编译如下：

中国必须尽快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否则这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的主要障碍。企业债务水平已经较高且在持续增加。在近期撰写的论文中，我们建议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一项全面计划，这项计划可能在短期内牺牲一些经济增长，但可以让经济迅速回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我们首先从不同维度来看这个问题。2009 年至 2015 年，信贷年均增长 20%，这一速度远远超过名义 GDP 增长率。不仅如此，非金融部门私人信贷占 GDP 比率已经从约 150% 上升到超过 200%，比历史趋势水平高出约 20 到 25 个百分点。这一“信贷缺口”已经接近那些经历过痛苦的去杠杆化的国家，如西班牙、泰国和日本（如图所示）。



中国的企业信贷繁荣反映了，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通过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提供贷款。这就导致了过度建设、房地产库存积压（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以及相关产业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和煤炭）。过度的借款、利润的下降共同导致债务负担过重。这一问题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最为严重。

那么，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首先，政府应做出高层决策，停止向困难企业提供贷款、加强公司治理、减轻社会成本并接受短期内经济增长的放缓。该决定需要得到各级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者的认同。具体而言：

1、分类：识别出有财务困难的企业，区分哪些企业需要重组，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履行这一职责。

2、确认损失：要求银行核查并管理受损资产，这也包括所谓的“影子银行”（信托、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

3、分担负担：在银行、企业、投资者甚至政府之间分担损失。

4、改变预算软约束：针对国有企业，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和取消隐性担保，防止进一步出现信贷和损失错配。

同时，为了使计划奏效并减少短期经济阵痛，需采取其他支持性措施：

1、改善破产法律框架：也需要建设庭外机制来补充现有框架。

2、减轻过渡影响：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为失业工人提供收入支持，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工作。应完善社会安全网，因为关闭或重组煤炭和钢铁等行业中的亏损企业可能导致大量裁员。

3、促进市场准入：打破电信和医疗保健等服务行业中的垄断。

4、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确保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征税能力和收入来源，而应保持地方政府表外借款。

如果问题能得到及时处理，风险似乎可控。事实上，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概述的全面战略将帮助中国降低杠杆水平、减少脆弱性，并在中期内回到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本文原题为“China Must Quickly Tackle its Corporate Debt Problems”。作者 Joong Shik Kang 是 IMF 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Wojciech S. Maliszewski 是 IMF 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部长。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IMF 官方博客。[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Christopher K. Johnson, Victor Cha 和 Amy Searight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采取访谈的形式，三位学者分别就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影响，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长期态度，关于朝鲜半岛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习近平主席的执政理念和中美关系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编译如下：

GLOBAL FORECAST: 很明显，中国的崛起将继续主导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它的邻国把这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有益的还是令人担忧的？关于中国有哪些观点，共识以及分歧点在哪？

JOHNSON: 在未来的几十年，如果中国的经济，军事以及地缘政治影响继续上升，那么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影响世界经济秩序。当然，这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首先，中国的领导人需要足够的远见和灵活性应对未来的挑战，以及对地缘政治保持战略眼光。另外，在当前的经济困境下，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30 年。而且，未来有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形。

中国需要制定可行的战略框架，利用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利重返东亚的主导地位，而且不引起冲突，尤其是与美国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类型的大国，坚持还是重塑全球游戏规则？中国需要进行复杂的利益平衡，这将决定它与很多邻国地区的未来关系。

AMY SEARIGHT: 中国的邻国东南亚高度赞扬中国的崛起，称中国的崛起促进了本国的经济繁荣。中国一直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制造业的兴起，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为很多东南亚人提供工作机会，摆脱贫困。

然而同时，中国日益增加的自信以及在南海领域的强势，给该地区的很多国家带来焦虑。中国自称“和平崛起”，但这只针对很少的邻国，在东盟很多关键问题上中国都表现的非常强势。很多东盟国家一方面尽量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寻求建立安全合作关系，如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VICTOR CHA: 调查显示，很多国家承认未来十年中国一定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但这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一些国家认为，让美国成为稳定剂以及政治领导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最大的共识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19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敲响了警钟，此后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程度大大增强。最大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不断加大关注主权问题，就像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

GF: 在华盛顿有一个假设：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会变得更加自信，北京也慢慢成为一个具有防守意义的词汇。你们认可吗？

JOHNSON: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开始在全球寻找更广泛的利益，这在预料之中，不应该感到害怕。至于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认为美国应该秉持这个态度：鼓励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同时对冲中国可能造成的危害。未来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应该认真研究中美关系尤其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政策方针。

SEARIGHT: 对于中国这样能力不断增强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国防，外交以及能源项目，这很正常。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中国对贸易和资源的依赖不断扩大，中国会在保护贸易路线方面越来越感兴趣。

CHA: 中国并不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会和历史上很多大国的崛起一样。在未来的 20 年，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和之前的霸主美国出现摩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要确保这种竞争不要上升到军事冲突，最好转变为刺激创新的催化剂。

GF: 你认为长期中国在南海问题会采取什么措施？美国会是什么态度？

SEARIGHT: 很显然，中国的长期目标就是控制南海。控制这块水域的自然资源和土地，并为中国海上军事提供安全保障。当然中国也会采取其它措施来保持自己在世界上受欢迎的形象，以更好的维持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依靠美国当前的科技和航海技术，在和平时期，美国在该区域自由航行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也会确保全球贸易在该水域的自由航行。但美国需要警惕中国进一步收复土地和资源的举措。美国需要让中国看到美国在该水域附件国家的影响力。以确保美国可以在该水域可以自由的举行军事活动。

GF: 我们希望与朝鲜建立可预测和稳定的关系，中国是可靠的盟友吗？中国掌控平壤的筹码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使用？

CHA: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量，中国应该更加重视韩国而非朝鲜。每年中国与韩国的经贸往来是与朝鲜的 200 倍。中国与首尔有很多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中国还在向朝鲜的金正日政权砸钱。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采取负责的措施，而且不要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JOHNSON: 在管理朝鲜问题上，不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同盟伙伴。虽然在很多领域，可以把中国作为同盟，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同盟。中国有能力控制朝鲜的食品，能源以及其它类型的援助，但中国不会利用这些权力。公平的说，中国也不会按照向过去那样把朝鲜当作盟友。也许北京方面也洞察到了金正日政权内部的变化。在对待北朝鲜问题上，美国更多的需要依靠单边力量。

GF: 如何看待习主席的执政以及他眼中的中美关系？

JOHNSON: 习近平主席执政期间的目标非常明确, 比如“中国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双百目标”。这听起来很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口号, 但这是习主席与常委沟通的话语, 我们认为这是危险的。

习近平的这些创新的话语反映了他对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的宏伟蓝图。在西方政治看来, 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中国为了加强一党专政, 一定会竭力使用国内外的政治资本来实现目标。

至于中美关系, 习并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把美国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约束。这并不是说, 习不渴望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而是他更喜欢用休闲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 而不是一直紧紧盯住中美。这会赋予他更高的风险容忍, 以及与其它重要的伙伴建立关系。

本文原题为“[How should we view China's rise?](#)”。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K. Johnson 为 CSIS 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 Victor Cha 为 CSIS 研究韩国问题的高级顾问, Amy Searight 为 CSIS 研究东南亚问题的高级顾问。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否崩溃

Michael J. Green/文 司丹/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是美国人民的能力和意志力，而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改变这一基础。然而，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国际安全联盟建设来看，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远未崩溃。编译如下：

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称，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是“最复杂且多样性的全球化威胁”。如此充满挑战的环境下，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否还在？过去 70 年中，美国通过美国人民的能力和意志维持了国际稳定和繁荣，建立起双边和多边国际联盟，为全球贸易和增长建立了制度性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美国人的能力和意志力。正因如此，2016 年的美国大选才引发全世界关注和焦虑。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越发觉得美国在走向衰落。特朗普竞选的一些过激言论是否仅仅是为了竞选还是对整个国际联盟的漠视，这有待进一步观察。

然而，事实上美国的领导力比国内外报道的更有弹性。首先，经济方面，2001 年高盛提出“金砖五国”，认为未来数十年金砖五国将引领全球增长和投资。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预测变得更加真实。但在 2015 年，高盛关闭了金砖五国投资基金，而美国复苏、重新引领全球经济有目共睹。相反，金砖五国受困于腐败、能源价格大降以及一系列阻碍创新的制度机制。

此外，美国公民的国际主义比政治周期显示的更有弹性。最近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依然支持自由贸易，只有一些利益受损的集团反对 TPP。特朗普批判美国的盟友，但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应该保卫日本和韩国。虽然只有一半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正面态度，但这已经是冷战以来认同度最高的了。由于美国民粹主义日益盛行，美国的盟友们对美国人民的能力和意志力开始动摇。但是，美国民众对联盟的支持呼声有所上升，而且认为联盟之间的安全关系更加紧密。当前，美国与印度、东亚建立了紧密的双边安全联盟，同时与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建立起多边安全联盟。在西半球，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更小了。

但是，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不对称的能力，以及亚洲、欧洲和海湾潜在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让美国领导人担忧，这些区域和国家未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安全关系。不过，这些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是表面的，都能看到其中潜在的风险。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日益扩张的民主标准和各区域的法律治理。冷战前后，东亚和西欧都出现了民主政府。亚洲地区的民调显示，大家很难认同民主标准以及所谓的“北京共识”。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来建立的欧盟都支持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该制度框架不断扩大，最明显的标志是 G20 的建立。随着英国脱欧，欧盟出现去一体化。旧的制度框架不断被打破，新的多边机构也在不断成立，比如中国的亚投行。

但是，修正主义对当前国际和区域制度的观点也不应该被夸大。中国、俄罗斯也许可以对东盟某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行动直言不讳，但该区域的地缘政治活动一直依赖于美国在亚洲的联盟。而且，没有组织机构可以取代欧盟在欧洲的地位。亚洲最重要的非美国区域联盟就是 RCEP，但这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中国的亚投行虽然以不同于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的模式运行，但也将与这两个机构紧密合作。

面对这些新的场景，该如何看待全球秩序？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基础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远不至摇摇欲坠。不过我们也应该看见，在全球化与技术扩散下，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也在发生变化。既然我们的核心是美国人民的能力和意志力，那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一位可以保卫市民、带领他们繁荣富强的领导者，但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却选出了一位让人失望的总统。历史表明，并不存在真正永恒的领导力，但新的领导者一定产生于保卫民主的真正需要。

本文原题为“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S.-led order crumbling?”。本文作者 Michael J. Green 是 CSIS 亚洲和日本区高级副总裁。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